

Jens FÄ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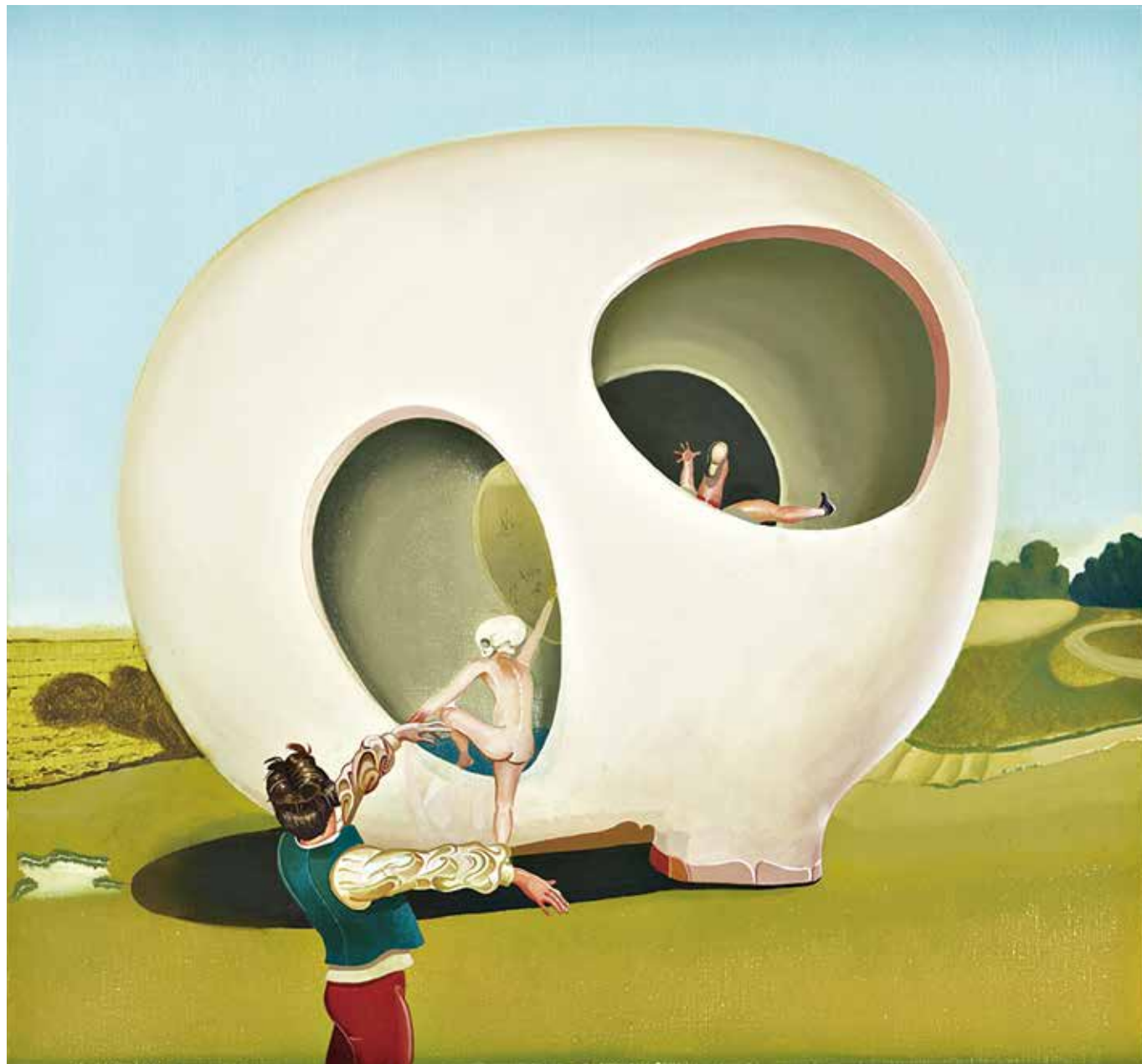
*New Weekly,
Life and Death in the dream*

April 2021

延斯·梵歌 梦中的爱与死

延斯·梵歌对比例和视角的独特运用，使得他的画作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脆弱感。

文—李靖越 图—贝浩登



在延斯·梵歌小时候的视角里，周边公园里有一个雕塑看起来就像头骨一样。



组图：拼贴是梵歌创作时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法被他从二维运用到三维，甚至延伸到每一次展览的展墙上。

这是一个局势紧张的场面。年轻的父亲（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正在向自己的儿子展示一条钉在木板上的活蹦乱跳的鱼。鱼的鳞片在挣扎中倒错，扭动的躯体显得狰狞，男孩看起来有些害怕。父亲眼疾手快，刀从鱼嘴中截断生机，猝不及防地，鱼身被剖开，他高兴地向儿子展示鱼的器官和跳动的心脏。

延斯·梵歌（Jens Fänge）曾屡次提起这个促使他拿起画笔的故事。在童年时这场关乎生命与死亡的科普中，父亲施加了令人颤栗的暴力，但其中也充满了温柔与爱。这深刻影响了这位艺术家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证书上绘制出温暖与可怖共存的图像，并广为人知。

2021年3月，梵歌的作品在阿那亚艺术中心与贝浩登联合举办的展览“目之所及”中得以呈现。在中国北方的海

边，这位在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长大的艺术家延续了自己在梦中的爱与死。

从那些犹豫与游移的念头出发

梵歌生于1965年。由于父亲的关系，小时候他常常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和浮游生物，这成为他最早期的视觉源泉。“那时，我妈妈经常一边打电话，一边用圆珠笔涂鸦，那些缺乏逻辑的抽象形状像霉菌一样在她的笔下扩展，令我着迷。但让我失望的是，电话聊天结束后，这些图纸便被扔到了废纸篓中。”

梵歌说：“从小我就喜欢形象和抽象之间的悠闲和力量。我试图抓住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冲突。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我的意思是这种不清楚的精神氛围——我才能继续前进。”

在离他家不远的公园里，随处可见瑞典的战后公共艺术，其中有一个

抽象类的雕塑，它有两个圆形的洞口，内部播放着幻灯片。“后来，有一天，当我从某个角度注视那个雕塑时，突然意识到它看起来像头骨。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孩子们爬进一个巨大头骨的眼窝中。”在创作于2009年的作品《夏日》（*Summer*）中，梵歌再现了当时这种古怪的念头。

创作早期，梵歌绘制的都是二维图像，后来他的实践拓宽到三维。他说：“我总是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开始绘画，有时是完整的小人或人物的碎片，例如手。”绘画过程中，他首先要为面板添加颜色或织物，再添加诸如木板、帆布、油漆、铜板、亚麻布和松石等材料。

有人将梵歌的作品称为古老的皮影与俄罗斯套娃的美学。对比例和视角的独特运用，让他的画作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脆弱感。

不过，当梵歌的创作想法摇摆不

定时，取舍的能力便占据上风。今天的他，依然会为自己的犹豫而气馁。“我很少能将一幅作品画到完成为止，通常都是将其放在一边，然后开始下一个绘画。”他如此解释：“因为我的不耐烦驱使我。”

在梵歌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工作室的地板上，可能会同时摆放着20幅未完成的作品。“由于我一直在使用拼贴，所以我会不断移动零碎的东西。在我决定将它们放置在某处之前，面孔和人物会四处走动，并互相交流、感染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这种总体开放性与最终结果之间紧张关系的驱使。我总想在工作中保持视觉上的动感和可能性。”梵歌停顿片刻，又补充道，“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优柔寡断的结果。”最近，他开始使用强力胶水固定零件，让自己一旦决定就无法更改。

以梦为马

在最近于巴黎举办的展览“内心的歌”（Inner Songes）中，梵歌保留了瑞典语“Drömmarna”一词，即“梦”之意。他为该展览制作了一幅同名作品，将英语中的“歌曲”（songs）一词改为法语的“歌曲”（songes）——这个词在法语中还有“梦、梦想”的意思。梵歌喜欢将两种不同的语言融为一体，他喜欢谐音梗，“（展览标题）听起来像一回事，但阅读的时候却有别的意思”。

解读梵歌的作品，梦是关键词。“梦对我很重要。”他说，“虽然我从来没有画过自己真实的梦境——无论它们在视觉上多么强烈或发人深省。因



左图：梦境中破碎的叙事结构指导了梵歌的创作，他常常借用超现实的建筑形式表达这种感受。

为我更喜欢梦境中破碎的叙事结构，还有梦境的色彩和质地。梦在我们睡觉时如何呈现给我们、我们如何从梦中将信息和记忆由衷地融合在一起，更令我感兴趣。”

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现代艺术家经常从无意识的想象中汲取灵感。然而，很少有人能像梵歌那样捕捉梦的质地。他的绘画充满了传统意象——肖像、家具、服装、艺术品和楼梯，但这些日常元素的排列违反了普通逻辑——雌雄同体的眼睛从小楼梯上伸出来；一个女人躺在地毯上，好像跌落在太空中一样；猫像做瑜伽的女人一样伸展四肢。

虽然观众不能进入梵歌的梦境，但他画作中的一些艺术史元素是可以被经验识别的。比如倾斜的墙壁和弯曲的

拱门呼应了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作品；图像和材料的层次让人联想到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漂浮的拥抱人物让人想起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这些迷宫般的房间充满了视觉上的回声。梵歌说：“我也被那些绘制奇异梦境的艺术家所吸引，比如丹麦画家威廉·哈默休伊（Vilhelm Hammershøi），或者1920年代那些默默无闻的德国画家。”

梵歌以前的作品充满了柔和及鲜艳的色彩，他一度非常喜欢粉红色和淡蓝色的调色板——那些与男子气概相反的东西。但渐渐地，他远离了这些。“可能是直觉，现在，我都是从几乎纯白色的背景开始制作。”他当前的调色板显得柔和而朴素，米色和褐色占据主



右图：梵歌画作中的人物姿势简单而平常：他们走路、睡觉、穿衣服或者像恋人一样拥抱，看起来就像木偶戏的主角。

导地位，在墙壁上再勾一些铜绿。这些画的表面看起来陈旧、起皱，房间似乎像信封一样折叠起来。

梵歌的每次展览，都会根据展览空间进行壁画的绘制和装置的制作，视觉上倾斜的墙壁构成了既不是二维也不是三维的零散空间。他说，布展时悬挂自己的作品是个重要时刻，自己像导演一样，在不同展览中将不同的绘画形式移动到各种绘画背景之上，自己作品里像木偶戏一样的主角入住其中。然后，如他自己所说的，“让场景自行解决”。

既视感

在艺术事业以外，为诺贝尔文学奖证书绘制插图，对梵歌来说是某种有趣的挑战。他说：“我被诺贝尔奖组委会要求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回应获奖

者的作品，而不仅仅只是一幅画作。”

阅读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小说时，这位到切尔诺贝利实地采访的白俄罗斯女作家让梵歌震惊。“她的作品的主题总是关于爱，大多是艰难状况下的爱情，连带着失望和渴望。”在梵歌为她的获奖证书设计的画面中，一对男女温柔地拥抱，但男性的身体并非实体，梵歌用极细的线勾勒男性的轮廓，那片空白区域，代表着爱不应被灾难毁灭的地方。

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位在流行文化中瞥见生活的音乐人，梵歌为其获奖证书画了这样一幅画：一只手提着一盏灯，在昏黄的煤油瓶中，带来光亮的是一双如炬的眼睛。

“我喜欢听鲍勃·迪伦。”梵歌说。他从不避讳自己对流行文化养料的汲取。在成长过程里，他曾深受超现实主义电影、音乐专辑封面、漫画、海报、商业广告的影响。这也让他的作品频繁出现既视感（dèjà vu）元素。作为伯格曼的影迷，梵歌最喜欢《假面》，因为“角色之间的戏剧性在于有限的空间内身份会不断变化”，他发现这很有趣。而在漫长的创作中，他也总是充满想象，比如陷入大卫·鲍伊逝世的情绪里，或者想到了沃纳·赫尔佐格的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

“当有人指出我与其他艺术家的联系时，我感到很惊讶。当我使用艺术家的图像时，我倾向于将其更多地视为盗窃。例如，我可能会从一幅15世纪德国画作中找到一只手，并将其放在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广告所提取的图画上。因此，我对参考特定艺术家的行为并不感兴趣。”

在另一个层面上，既视感还存在于梵歌的作品的内部。那些舞台式的场景常常亲密而忧郁，观看它们就像鬼崇行为，甚至是偷窥，好似在监视某人的心理咨询一样；涂有油漆的房间似乎总是充斥着个人记忆和梦想的碎片。这些人物的姿势简单而平常：他们走路、睡觉和穿衣服，还有恋人拥抱、孩子被关押。故事正处在剑拔弩张的那一刻，但无法推断时间的走向，好像每个画面中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是同时发生的。

这似乎跟每个人日常都会遇到的既视感片刻一样，我们一边笃定地认为此刻曾出现，同时又深深地怀疑着时间与自己的存在。❶